

小說金典獎 決審會議紀錄摘要

主 席：施淑
評審委員：施淑、吳達芸、陳昌明、駱以軍、楊翠
列 席：楊順明
錄音整理：廖雅君

「2010台灣文學獎」小說金典獎決審會議於2010年11月6日下午2時召開，5位評審委員再度聚首，並推派由施淑老師擔任會議主席，就4部入圍作品，評選出1部年度小說金典獎。4部入圍決審作品名稱依序為《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西北雨》、《短歌行》、《燭光盛宴》。

施淑（以下簡稱「施」）：做主席有一些好處，就是可以少講評審方面的。那麼我們就開始決審了。上一次選出來的有4部小說，那我想這樣好了，是要先每個人都對這4部發表意見，然後再圈選？或者是先圈選，然後各自對自己圈選與不圈選的作品，作一個評論？好，經討論決議請各位評審委員先圈選2部作品並且不分名次。

施：這次不容易選。

陳昌明（以下簡稱「陳」）：不容易選，很膠著。

第一次投票結果

入圍決審作品票數分別為《西北雨》5票，《短歌行》3票，《燭光盛宴》1票，《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1票

陳：其實有點集中。我本來以為說他不曾入圍，我想說大概只有我才……

駱以軍（以下簡稱「駱」）：我昨天一直重覆看。

施：那麼我們現在就先發表評論意見。先從兩個投1票的開始。《走過》不知道是哪一個？

駱：那我可以放棄。在我這個世代，其實我比較理解鍾文音《短歌行》這樣的一個書寫的文章，可是我覺得到我這個世代，像巴代這樣的一個，他是一個很傳統的長篇小說書寫。

然後由於他的軍事專業背景，他之前在寫《笛鸛》的山地部落，我覺得在閱讀來講，非常非常佩服。像他這個在寫，其實這個也有一個，他如果真的做為一個長篇小說，他當然對於西方長篇小說，他的反省是，時間表比較老一點。他就是一個採集一個老人的事，如實的寫出來，可是他在寫戰場的那些現場場景，可是其實我的一個後輩，我覺得許多戰爭場景的調度，像雷馬克，像《戰爭與和平》那樣戰爭的細節，那種臨迫感，全不是我這輩小說家有能力控制。寫國共內戰寫到這樣俯瞰的視野，全景幻燈的投射，我覺得非常厲害。

施：那不選也要講點理由。接下來請吳達芸老師。

吳達芸（以下簡稱「吳」）：我自己是非常佩服巴代，我覺得他能夠把別人身歷其境的事，寫得那樣仔細，而且這件事是這麼無法想像，是那麼光怪陸離的際遇，就連當事者本身當時都是完全莫名其妙。當事者面對當時政府這場欺瞞誘騙，怎麼從完全憤怒、到逐漸妥協，進而修改調整自己的想法，然後，到最後竟選擇留在大陸……，我覺得巴代運用他設身處地的想像能力，寫來真的是絲絲入扣讓人感動。我覺得巴代在荒謬中正反合這

一方面的處理能力簡直是太高招了。但我後來對這一篇還是割捨了。割捨的原因就是：整篇小說在情節架構上的分配不均。特別是對照其他競爭作品來講，最後結局有一點虎頭蛇尾。

施：好，陳昌明老師。

陳：我自己也覺得巴代真的很不容易，到了一定年紀才開始寫作，因為他原來在台南師院作教官，大家還都不知道，沒想到他後來開始寫作以後變成……而且近幾年來的作品都非常的傑出、非常精采。這一次寫八六九部落的陳清山事件，我覺得他在整個描寫過程其實真的很讓人感動，尤其是他回到早期那個流落的過程，很動人，我沒有選他有一個原因，他後面結尾結得不够好，這當然才是內在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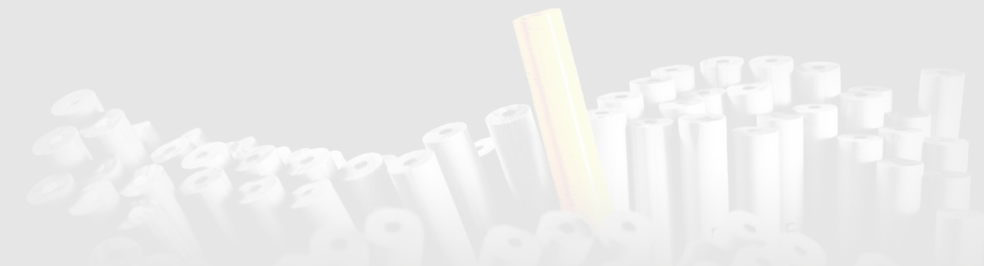
施：好，楊翠老師。

楊（以下簡稱「楊」）：我就是認同剛剛駱以軍提到的，因為我在這幾本當中覺得很痛苦，就是我覺得每一本都有他很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地方，無論從寫法或是說藝術性或是主題兩邊來看都是。我覺得他在對這樣的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用一個虛構的故事，在虛實之間的拿捏，然後他怎麼去建造故事的部分，雖然駱以軍說是比較傳統的部分，但就整個架構來說基本上是完成的，是不錯，但我覺得太冗贅，就是有一些地方有點太泡了，可以再更精鍊一點，這是第一個原因。那第二個原因，我

覺得他的結尾其實是處理得不好的，從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我感覺這二章處理得不夠，對比前面的部分來說，有點忽然間不見了，而第十五章的那個感覺就覺得，剛要呼應前面，可是那個呼應的感覺力道其實是弱的，第十四章也是弱的，就是回鄉的部分是滿弱的，不過就節奏來講比較不精練，最主要是我覺得他的結構。

施：那麼我能夠補充的一點，就是我覺得巴代這個作品，他讓自己站在一個不利的位置，因為是傳記。那麼傳記是不是在小說的文類裡頭呢？或者非文學？當然現在有關小說，它的疆域愈來愈擴展，好像什麼都可以放進去，但是究竟是虛構的小說類或者傳記，應該有一定的真實或是現實的限度，這個是一點。然後另外一點，我也是，因為那一年給巴代的獎剛剛好就是我參加評審，我想這麼密集的給一個作家，未必是好事。特別是我們這次有比他好很多的作品。好，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另外一篇得1票的《燭光盛宴》。

陳：我說明一下，我也可以放棄，但是這一本是在這一次裡面我讀起來，文筆特別精彩的一篇作品，不過有一部分文筆精采的地方，我也覺得她似乎有點過頭，尤其在寫情慾的部分，寫得真是很精采卻有一點過頭了。我覺得，看的時候很佩服，這個怎麼可以這樣子寫？但是她寫三位女性的故事，我是覺得，在穿插故事的過程裡面，搭配國共抗日戰爭到台灣的歷史這一段時間，那個時間的穿插有她的一個敘述的脈



句型的，他不是動到現場。很奇怪，他到那個現場去，他的造景就不見了，就變成是一個歌謠體，這也是她很厲害，她就知道她就叫一個短歌，這都有，自己在……她自己一定也知道那個東西的死穴在哪裡。

吳：對，我就覺得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興亡史觀，是以以前的父系的敘事。所抓的社會或人生情節的重點跟女性不同。可她則是好像是針織細密的在那邊織著，那些東西並沒有流去，她是每一針一線都是緊實重要，也就是說這些只能穿堂過戶的婦女們真正是落在人間了，而那些男人走來走去流逝了或者槍斃了或者怎麼樣，可是女人卻是留下來沉澱下來，她們可能看到她們生命當中遭遇到的這些非常血腥暴力的事情，可是又根本不很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她們就以她們生命中很切身的感受來表示她們的看法。

駱：有，我覺得她本來就是在這個高度之上。

施：現在我們要討論大家都投票的《西北雨》童偉格。

駱：我實在太喜歡這本書了，其實這本書我至少應該已經看過四、五遍，因為他有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技術性的處理，就是他這個小說開頭第一句話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我認識的第一個活人是我母親，我認識的第一個死人也是我母親。他小說這樣的開場是很奇怪的，一種很奇怪的家族記憶的圖。

他把小說，我們剛才講的《百年孤寂》或是鍾文音這類，台灣這十年來，其實家族小說是非常非常的量產。他用一個靜止的無間道，就是無間地獄的那種劇場，靜止的解決了，他把時間徹底取消，變成徹底的空間化。小說裡面的這些在場的人物全部都是死者，死靈魂，然後他全部都是借用著，甚至到最後一章他的一個救贖，重構劇場，他裡面有太多是一個多元時間、宇宙時間。我覺得童偉格一直在執念在問說，言說的可能性、記憶的可能性、傷害的反省。我第一次在讀《西北雨》的時候，他每一段的文字，我常常讀一讀都想一下，抄寫，剛剛吳老師也有提到，他文字很大部分……。我覺得這本書其實給我感覺是一個針尖上放大的一個驚艷，就像西北雨。我在最後一章看到會掉眼淚，就是他構建了他父親那樣的一個生命的那一天，然後那一天其實他父親的祖父跟他父親一起，說要幫這個小男孩過生日。那祖父其實不知道自己，這很像看到一些拉丁美洲的小說，就是死者不知道自己死了。我真的覺得這不是一個台灣小說，我真的是覺得這是一個世界小說，真的，這是我的情感。

施：好，那麼接下來吳達芸老師。

吳：我可不可以後面一點講……

施：那就楊翠。

楊：我想那個細節就不講，第一個我覺得他有超越他自己。那第二個就是這個作品，讓

我覺得最感動或者是說最精采的部分是我覺得他對於中域的一個，即是中域又是邊界，就是他既是一個兩邊的中間的地帶，他同時又是某一邊的邊疆地帶，中域的一個，包括生跟死、虛跟實或是父親跟兒子，那不同的父親跟不同的兒子這當中的中域的那個空間感或是時間感的中域性，在那個中間的邊界裡頭的那個調度，那個中域感的一個掌握，其實我覺得是這個文章裡面非常成功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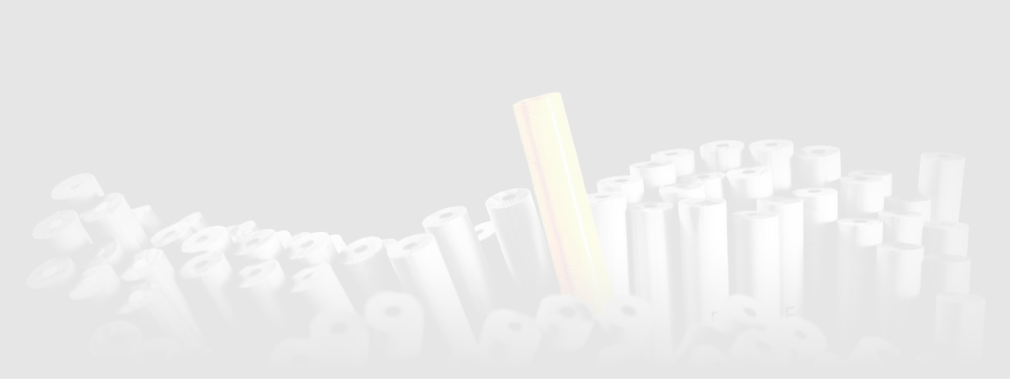
陳：今年一開始讀完全部小說的時候，我自己就選了這一本，但我一直有點困擾，覺得對自己讀小說的品味或者跟其他評審不同，我對自己有這種質疑，因為這部小說的特殊性。對童偉格這篇小說我自己很喜歡，跟我個人早年讀卡夫卡的小說有一點類似的經驗，可是又不完全一樣。既是人的那種疏離那種不斷挖掘內在經驗的一種書寫方式，又好像發生於周遭的真實故事，我覺得讀到很多段落我都會起雞皮疙瘩，所以會覺得這篇小說進入我的內心，我才會懷疑是不是我個人，個人喜愛的經驗這樣子。我覺得這本小說有許多地方突破書寫的界限令人驚訝，而且跟我早年讀存在主義小說的經驗，有類似又有反差，我覺得很有啟示意義，我很喜歡這一部作品。

吳：我最開始沒有選這一本，為什麼呢？因為讀的時候覺得有一種扞格，那個扞格就是不能以以前閱讀小說時的訓練跟習慣，「步步為營」精緻細密地閱讀，而是得

顛覆一切規矩架構文法敘事觀點甚至人物塑造地閱讀。雖然我立刻覺得他的文筆洗鍊敘事遒勁創意都超前其他作家，可是看到一半，卻無法忍耐再讀下去，因為覺得情節人物彼此交纏，一片混亂。我疑惑這是長篇小說的架構嗎？他在考驗讀者的耐心，我認真努力想「清楚」地讀都讀不進去；他的人稱單數、複數混用，人物彼此交疊錯亂；他說的他是父親是祖父是他自己……，開始時我真沒抓到閱讀的方法。可是等我反覆閱讀，有時都看得睡著了，半夜醒來再看的時候，忽然燈下那一段就整個完全清楚了，整個，就如卷下海王的那個父親，那個赤裸裸的那個地方，就整個完全清楚了，這時候我不再去管他到底誰是誰了。我就發現並體會出了童偉格的企圖心及藝術境界。他所要呈現的是，以文筆書寫所能達到的極限，去描摹那透視穿越時空虛實的時間記憶或心靈世界。

駱：他背著他父親，他父親又背著他。

吳：結果這卻是最真實的，就是我們在敘事書寫時所想要達到的，也可以說全世界所有的書寫者或藝術家他們想要呈現的，就是所謂的寫實不是光憑眼睛所看到，是我們整個體會到的。我覺得作者的企圖就是整個打破書寫的格式來呈現，而他真的是達到了。他書寫記憶如夢境，卻又歷歷如繪。敘述時空是有「距離」式的，所以是「包裹」式的、涵括全視境的——是一邊在流走變幻、一邊又是廣闊無邊的，像境在雲



小說，就是一個傳記小說，可是又整個顛覆掉，就非常精采，所以以小說寫傳記還是可以寫得很好，看採用什麼方式。

施：對，我要講的是巴代已經交代得很清楚，確有一位原住民到大陸作戰，那麼他就是根據他的資料和經歷來寫。

陳：真的有那個人物。

楊：而且他又用一個照片讓你看。

施：重點還在小說。

楊：我是這兩本一直在掙扎，這兩本其實有相似的地方。但《短歌行》是非常比較清晰的，比如說《短歌行》裡頭有這樣的事件。那以前鍾文音在接受訪問時，真實提到她的家族具體的事件，我也是查過相關的檔案資料，確實很多東西是實際的。可是我覺得她成功的地方在於說，《走過》跟《短歌行》裡頭，你這個會想要去對位，但是你知道你這個你要脫出，也就是說她把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用虛構的文字，然後非常成功的讓一個單一事件變成複數的事件，然後變成集體的歷史記憶的這個策略跟她書寫的一種成功，我覺得是在這邊。第二個就是說我覺得她滿厲害的，當然這裡頭很多的細節可能會有相互扞格的地方也有，但是真的可以把這些這麼多的人物然後在這麼多的歷史元素，人事地物等等，串織在這樣的一本作品當中，當然剛開始會留下一些縫隙，但那些縫隙，你知道你看下去會得到解答，而確實得到了解答，所以把那些縫隙變成了埋

伏點，就是你想知道的埋伏點，所以她引起了一些閱讀的慾望，我覺得這是她成功的地方。第三個就是剛剛世代、族群、性別的大小敘事這之間的交織，我覺得就這個部分來說都比《燭光盛宴》來得成功得多。當然缺點的確是因為調度上面太浩大，以致於有些細節上面還可以再著墨更細密。

施：我也選，不過我在選的時候，跟另外一個我也選的《西北雨》，偏重的程度差很多。鍾文音的小說，我想可能也是因為看了她的《艷歌行》，然後被它那麼繁複的事件真的搞得招架乏力，所以讀這本小說的時候，相當的有戒心。因為知道可能又是家國敘事，又是有關歷史疾病，那些最當令的創作的議題。當然讀了，還是覺得比起《艷歌行》可能是好一點，因為《艷歌行》似乎不需要那麼長的篇幅，有很多青春豔事欲罷不能就拚命寫下去，這個《短歌行》是比較收斂了一些，但是我還是覺得其中的人的際遇處境，給我的感覺還是只是寫鍾文音本人認可的歷史的可能性，她好像不太會再回到那段歷史和那個世代的現象和處境去想，所以寫出來的那些生命的碎片、感覺、際遇，感覺上就是作家儘量朝可能性方面去膨脹去發展，所以雖然是要寫台灣二二八白色恐怖，這段歷史的疾病，結果搞得好像不是歷史的疾病，好像是有一點是藝術處理上的、技法上的問題，我知道這個看法可能是很挑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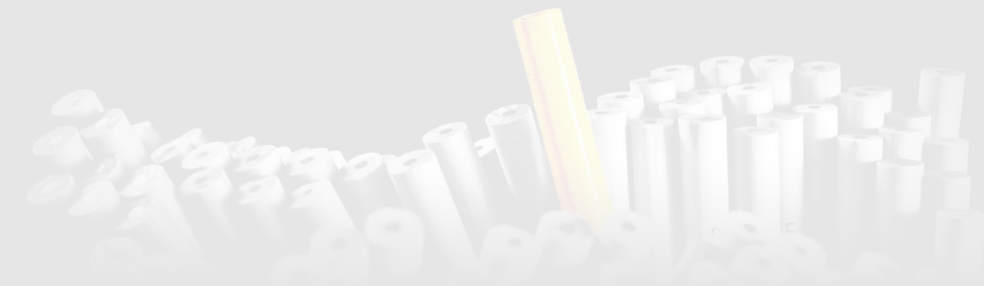
駱：我很混亂，我先開始被前面兩位女老師強烈說服，那因為我最愛的還是《西北雨》。我

覺得剛剛老師講到像鍾文音文字上，我覺得我也有這種，我的《西夏旅館》那時候應該要再砍掉二十萬字，他講的書寫的剩餘，我覺得鍾文音有這個問題，這問題不是這一本書，從一開始的書，她的女性書寫。這是一個指標性的大獎，我覺得鍾文音，她獨門的或是她謎味的所在其實是男女，她男女永遠寫得會發光，但就像剛才老師講的，她處理生死關係、經濟關係時，我覺得像她的跨度這麼大的民國史、台灣史，而且她的跨度是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她其實是有有一個過程，像如歌的行板，好像覺得很歡嘩胡鬧，其實這個是像《百年孤寂》。我覺得鍾文音這個部分，受到《百年孤寂》的影響非常大，會覺得有點像戲夢人生。我覺得像她裡面在寫一開始那個鍾聲二二八被槍斃的過程，我覺得那個場景非常非常侯孝賢，也許她當時也有參與，就那個好男好女那一段。

陳：我自己讀鍾文音的文章，有一些部分會覺得很感動，這個三部曲架構很大，你看，全部都用鍾小娜來寫這個三部曲，跨越那麼寬，人物又那麼多。雖然她自己說這部小說是一個男聲之部，不過實際上也是滿女性觀點的。尤其後面寫那個鍾小娜看到那個女生入浴，她說她覺得這個時代就是那樣墮落。讀她的文章有很多局部的精采，可是整個架構我就覺得很繁瑣，那個人物的出來，雖然我剛剛被你們兩位有點說動，但是又覺得她有一點缺陷，繁瑣的架構有許多精采人物，但有許多人物好像出出入入，然後就沒有什麼交代，我覺得有些情感的部分並沒有進去，那就是，她會不會架構操作太大了一點？

吳：我可以補充一下嗎？因為我覺得《短歌行》還有很精采的地方，就是剛剛駱以軍說的話語戲耍，我覺得整個閱讀過程，她的話語本身是潑辣嘲諷戲耍嘻笑的，她將台語都以漢字書寫出來，選用的漢字在音意方面都那麼精采緊實，剛好契合台語本身意義，因此充滿雙語間的巧妙諧趣意涵。再來就是她所呈現的是家族史也是社會史；在這一代幾十年，整個家族小人物生命史的細節變化，因為受到經濟大背景的影響，風水輪流轉，窮的變成富的、富的變成窮的，還有像父親帶回來的兵許多成了大樓管理員，這樣的細節提供給我們很多的記憶召喚，這種可能在歷史裡不會出現情節，可是她幾乎巨細靡遺都記了下來。每一次讀到這些情節，我就嘖嘖稱奇。所以我剛剛提到她是以女性書寫口吻，就是跟《百年孤寂》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她本來就沒有要大敘事大跳躍，她本來就是要以女性書寫的特色；瑣細繁雜小敘事卻又是全方位的呈現。

駱：那我是說時間上的掌握結構，可是我覺得這邊，就是一個到這種等級的大河小說家，其實她一定要有警覺性的思考，我覺得她太容易出現散文性的夾白夾敘，那夾白夾敘有一些東西她其實是很大的事情，她其實是像雨滴這樣啪啪啪的這樣過去，這個也是。其實這是鍾文音的魅力，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屬於這種層次型的作家，因為你本來敘型的來，我也是這樣的寫手，你有很多東西就是擺明表面化擺明是城市的一個視覺的，對於



絡，可是又有一點雜亂，所以我覺得我最後還是可以放棄。

楊：我在想她的特色除了在文字的敘事，特別是那幾個前置的那些菜品書寫當中，當然在文字上面的展現度，然後在結構上面的刻意安排的刻意性，使得造成這三個女性生命史的一個互文關係，強調那樣的一個女性生命的關聯性，然後把這樣的東西放到國族的偶爾的或者是必然的歷史變遷當中的糾葛，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是我滿可以認同和喜歡的部分。但我覺得不管是就文本，當然結構是很刻意在做安排，但是我不曉得就覺得這整個感動度不如另外三本給我的感動的能量，就是說可能是那樣的刻意安排，讓我在閱讀的時候進入一種被操弄的感覺吧，所以純粹就是文本裡面所展現出來的張力，這一本是比較不如其他三本的厚度。

駱：我覺得講得太好，我看的情感是類似。我覺得《走過》這樣的角色其實是不輸哈金的，是一個錯亂的，那是怎麼處理。我會覺得蔡素芬發這個悲願寫，以她這樣一個本省書寫優勢的位子，可是她跑去寫外省女人的生命史，其實我作為外省第二代，我看了很感動，我覺得她有很大的跨度。寫作技術上，她確實碰到的一個難題，就是她很大的部分的調度其實是羅曼史，真的會讓我想到鐵達尼號，就是現實、現況、情愛、婚姻、事業的困境，他的匱乏是藉由一個老去的老人講述他的一個故

事、一生的故事，然後從那邊得到一個羅曼史、一個情慾，然後得到一個精神的昇華，然後他自己跟他兒子產生一個，剛才老師講的性的那個部分。

吳：我昨天晚上特別開夜車，為的是把這本再看一遍。因為第一次看的時候，我覺得比起其他一堆角逐者中，本篇滿傑出，但最後為何決定不將它放在第一名，也不放在我的第二名；原因也是如剛剛幾位老師所說的，特別是她把三個女性的生命史；在年輕人這一部分，從第一次看就覺得多餘。昨天再看一遍，也只些微能接受，可也大半不能接受，因為我不理解這一對男女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結尾時，如果是以此來呼應題目「燭光盛宴」，我完全不能理解它的深意。

駱：因為她還是有一個家族的傷害，就是我覺得都太容易就過度了。

吳：她這個年輕寫者一逕都是冷冷，沒有展現同情或熱情，對這個老婦，她一直強調這是她的工作，她沒要把感情放進去，她只冷冷在旁聆聽觀看。這些都無所謂，可是作者必須要讓整部書中的這三個女性生命史的互文關係具某種意義；當然不具意義或對比也是一種意義。但是，我覺得作者在處理這三部互文間的關係，缺乏讓我深刻感動的地方。至於那個說故事老婦的兒子；那個看不出甚麼特色的男人怎麼跑進她的生命裡？他們倆之間怎麼發展出那麼強烈的情慾？或者說為何需要如此設計？從第一篇出現時他倆的性愛就已非常濃烈。他們這段的情節交代可說是

用倒敘手法、令人看到的只是輕薄佻達男歡女愛情慾掛帥的，穿插在另兩個生命故事間搭配得令人無法理解。

施：我有一個經驗可能跟你們不太一樣，就是因為我讀中學的時候，剛剛好是那些張漱菡、張秀亞，然後還有蘇雪林、謝冰瑩等女作家，所以我讀蔡素芬的這本作品的，就從戰亂、離亂的生涯想起。故事情節大概就是五〇年代，或者到六〇年代為止的那些女作家的故事。唯一不同的就是，畢竟也經過了四十年的文字藝術方面的變化，那不一樣，但給我的感覺就是這個小說，如果要從文字創造從藝術來看，就覺得像是美國暢銷的羅曼史。如果從五四以後文學，那種國破家亡、憂國憂民，然後突然間很突兀的給這樣一個又是燭光又是盛宴的、現代感的、都會的標題，感覺上好像是很衝突的，所以沒有選它。好，然後我們接下來討論選3票《短歌行》。

吳：最後考量評選《短歌行》跟《西北雨》這兩本書時，就我來講，讀《西北雨》，可以說整個顛覆我原先對小說的訓練或是閱讀習慣、或者是欣賞口味。所以一開始讀時，我很快被吸引住，覺得很好看，可是只能看短時間，不能一直看下去，否則讀久了有太多飽和的感覺。至於《短歌行》，雖然叫短歌行，但可是夠長的，一直看下去也會產生超過負荷的感覺。我先說《短歌行》，鍾文音的敘事方式跟筆調，是將傳統與變化揉合在一起。近百人都進入她的敘事當中，我在閱讀時得一邊為他們作譜系才不會搞不清楚，

她的寫法有點像《紅樓夢》結合《百年孤寂》。很有趣的是前面的序，13頁她提到因為她是女性，所以：「有時她想，沒關係吧，反正女流之輩也不被邀進祖祠芳流裡。那麼應該更僭越一點才是，更野性一些才好。於是她書寫——以虛以實，以苦以樂，以台以中，以島嶼以大陸，以古典以當代，以死亡以新生，以章回以斷代。亦西亦東，亦鐘亦鍾……」我讀到這幾行字時，有一種了然於心，體會她為什麼用這樣一種方式書寫，而且一直延續到結束；甚至不斷的繼續編織下去。我覺得她，她一開始是想用男性心靈敘述就說是男生之部；其實短歌行就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書裡男性的生命都非常短促，也可以說他們非常任性「慨當以慷」地揮霍他們的生命，而讓一位女性晚輩看在眼裡，將之書寫下來。我覺得這樣的企圖，閱讀起來挺令人激賞，她想要藉這樣一個長篇把從唐山那邊過來的一個台灣家族；怎麼過來，怎麼跟原住民結合等線索，以綿綿密密的敘事方式編寫下來。這企圖本身工程浩大，她在這上面盡心盡力，用一種自由、放鬆、豪闊的筆觸進行。敘事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呈現繁複富麗的一個個場景，這是作者的一大成就。那相對地《西北雨》這本書，因為整個打散、打破傳統架構格局，就沒辦法從這方面挑剔，這也可說是《西北雨》佔便宜的地方。剛剛施老師提到《走過》時說，改寫傳記是立於不利的位置，但事實上也不一定如此，像李昂的自傳

端，一邊在飄動（走或來），一邊在挪移化去。他所展現出來的詩調是失而未亡，實而虛幻，幻而實存。所以童偉格寫到最後，他加了示字邊成為祉，因為祉已經穿越了一切，所以是一個示字邊的存在，不再是人字邊的存在。也可以說，這個到最後一頁才出現的「祉」，意味作者已經寫過癮了，寫得差不多淋漓盡致了，才把這個「祉」字丟出來以示完成了；為甚麼叫「西北雨」呢？就是台灣的西北雨是直直落，卻忽大忽小忽下忽停；有時候很震撼嚇人，有時候又沾衣欲濕滋潤一下，但是呢，不管怎麼樣它都是有穿透性的，這是它的特色，滿可愛的。

陳：我覺得讀這本書動人的地方是，他是一本那種很努力面對自己生命問題的一本小说。他一直在面對自己的問題，要挖自己生命的問題。這個不是只是講一個故事或是描述一個事件、歷史。我對這種問題感的小說常常會有驚豔之感，所以剛剛吳老師提到，不斷的說再見。他有一句話，我每次看到就覺得，我總是親口跟他們說再見，曾經我是離別的專家，那時任何一段路，大部分對我而言都是非常優雅而漫長，看到這裡又迷入其中。

駱：我讀四、五遍，還是乖乖寫各章節大綱。

楊：一定要這樣子，比你的還難讀。

駱：我覺得這是真的中文書寫大跳躍。西方其實不為奇了，其實我們還在這樣子。我記得是讀德勒之，他是在講那個莫內為什麼晚年一直在畫睡蓮。大家在說他在做一個老年的重覆，就是說他是失去創意，一直只是畫

睡蓮，可德勒之說不是，其實德勒之的第一幅睡蓮就在預言了他之後，就類似講一個時間，他預言了，就像馬克思可能在寫資本論的時候是，現代資本主義還沒……等於是預言了整個一百年的人類後來所有的發展，那我覺得他這種一直重覆書寫的，而且真的你仔細讀的話，他重覆書寫的邏輯是全部不一樣的。

吳：對，都不一樣。

駱：他祖父應該在海王的那個時候，所以我根本搞錯了，後來我以為那個他是我爸爸，可以後來才發現不是，是他穿進去變成他爸，最後整個是跟海王的詛咒，其實那個我都覺得是好強大的神話力量。

施：好，留下我們講的，幾乎沒了。

楊：那就通過。

施：我可能也是因為被這一些什麼大敘述，家國寓言、家族史搞得胃口都被破壞掉，所以就比較偏向藝術方面，小說藝術的問題。這個小說我覺得，童偉格自己真的領養了一個世界，絕對與別人不一樣的。然後他就透過不斷回到相同的人物、相同的記憶、相同的場景，我覺得他在藝術手法上，是在挑戰文字表現的極限。

駱：是先投票嗎？

第二次投票結果

西北票5票，一致通過，得主已出來了。☒

（限於篇幅，僅能摘錄）